

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镜像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时映梅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现实意义在于他映射出俄罗斯人精神世界的全部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 20—21 世纪之交经历了俄罗斯后现实主义作家多角度的诠释和不同方式的接受。其中《罪与罚》和《群魔》对俄罗斯当代作家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两部作品进而成为当代小说创作情节拓展的独特原代码和援引、幻想、回忆等手法最有效的渊藪。

关键词: 后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 接受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映了俄罗斯人精神方面的全部矛盾, 以及所有可能的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格的评判和悖论。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解释俄罗斯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张晓东先生对此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并不仅在于他对苦难的描述与从苦难中的超拔, 更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二十世纪全人类的灾难。” (张晓东 2021) 当代俄罗斯作家在创作中往往诉诸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 将其创作视为自身包含有对当代诸多问题回答的源文本。

俄罗斯后现实主义作家致力于寻找自我调节的奥秘, 于混沌乱象内部构建人类宇宙。“后现实主义文学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发育进程中出现的新气象。它是新俄罗斯对这片土地上根深叶茂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更新。这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复活, 而是经历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强劲冲击之后, 俄罗斯文学超越传统、应对挑战的一次浴火重生。” (周启超 2016: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群魔》对当代作家的各种文学游戏极具吸引力, 成为一种独特代码和援引、幻想、回忆等手段的来源。学者柳德米拉·萨拉基娜对此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 他已然成了世界知名“品牌”, 成为一个文化代码。(Сараскина 2003) 于是我们在下文看到: 一方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 另一方面是著名的“品牌”, 中间地带则是作者和读者试图了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文学宇宙。

2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和重释

一直以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经历了多维度的诠释和解读。接受作为对文本的反应、响应和补充, 读者换位于作者及其主人公, 将后者纳入到自己特有的形象系统中, 由此可以把阅读过程中的移情、认识和评价之种种作为接受来谈论, 从而扩大了作品的语义场, 使得经典文本中的形象和思想发生自由的转换和生成。

2.1 巴甫洛夫的《世纪末日》

奥列格·奥列格维奇·巴甫洛夫的短篇小说《世纪末日》全面展示了受苦大众的世界，真实再现了现实生活，成为对社会的抗议和讽刺。巴甫洛夫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圣诞晚会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的情节结构模式。两部小说的情节均发生在圣诞节之夜。两个主人公均无名无姓，为社会所抛弃，孑然一身，伶仃孤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当男孩走进一户有钱人家时，“一位小姐很快走到他身边，把一个戈比塞进他的手中，然后亲自开门，让他出去。他吓得要死！戈比马上滚了出来，掉在阶梯上叮噔作响：他通红的手指弯曲得拿不住那个戈比。”（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1: т. 22, 15）

在《世纪末日》中，被送到医院来的男孩立刻被当作身裹布袋的流浪汉，看门人担心他身上有虱子用脚把他从走廊里挤了出去。（Павлов 1999: 11—12）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甫洛夫笔下的主人公均奄奄一息，挣扎于死亡线上。他们的死亡在作家的笔下获得了启示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男孩来到圣诞晚会上的基督身旁：“这是‘基督的圣诞树’，”他们回答他（小男孩）说，“‘在这一天，基督那里总要为没有圣诞树的孩子安排一棵圣诞树……’于是他明白，这些男男女女都像他一样，还是孩子。”（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1: т. 22, 16）在巴甫洛夫的小说中，流浪汉死后在卫生员给他清洗时突然变成一个男孩：“这是一个年轻人，几乎是一个男孩——但瘦骨嶙峋，像是一个老头。疥疮使他的皮肤发暗，只有脸和双手像是削过般的白和美。……他躺在医院肮脏的水槽中，躺得那么深、那么死，像是用钉子钉在了槽中挂在那儿。”（Павлов 1999: 14）在巴甫洛夫的故事中，在死去男孩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基督的形象，还有他仿佛被用钉子钉过般躺在水槽里，以及后来他的尸体从太平门消失也是对福音书内容的讽拟。在《世纪末日》中，巴甫洛夫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基督教传统为定向标。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甫洛夫的现实意义在于：前者的圣诞故事情节经过转换穿越到了当代作家的艺术现实中。

2.2 利莫诺夫的《316法，条款B》

在爱德华·维涅亚米诺维奇·利莫诺夫¹的反乌托邦长篇小说《316法，条款B》中同样可以看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和戏仿。小说中次要人物罗岑博士表达了与宗教大法官相似的思想。罗岑博士在制订一项发明失去生育能力之人的计划。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他妄想掌控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人物敦康·奥·鲁尔可给博士的评语具有象征意义：“博士，您是大众的杀手。一个面带微笑、戴着眼镜将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的笨蛋。”（Лимонов 2003: 165）伊万·卡拉马佐夫诗剧中的宗教大法官企图用自己的威信替代基督的真理，他谴责基督没有接受三次诱惑。在建立自己的秩序并使民众臣服于自己权力的自由时，宗教大法官试图凌驾于基督之上。罗岑博士把民众比作蝗虫。民众对他来说，如同对于宗教大法官，只是需要管理的具有可塑性的群氓：“怎么，您希望人和蝗虫的命运一样，吃光所有绿色的田野，再把绿舟变成沙漠，在沙漠中因食品匮乏而饿死……？”（Лимонов 2003: 165）和宗教大法官相同的是，罗岑博士竭力确立自己的秩序。籍此，两人都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其真实的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让人们相信他能给民众带来幸福：“我们所有人会幸福，再也不会再有抗争和互相残杀……噢，我们会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有在为了我们放弃自由并顺从我们时，才会成为自由的人。”（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6: т. 14, 235）而罗岑博士对基督教的理解则与他人相佐：“我的基督教具有创造性和理性，您的和周围其他人的是过时的、教条式的和没有意义的。”（Лимонов 2003: 165—166）对自己思想正确性的狂热自信使他获得了与宗教大法官高度的相似性。两人都抵制基督教律法，试图代之以自己的伪真理。除此之外，如同宗教大法官，罗岑博士用社会工作掩盖自己的倒行逆施，但是在工作之余，他又以威廉神父的名义在教堂当牧师。

2.3 米哈伊洛夫的《白痴》

另一个体现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的独特接受的作品是费奥多尔·米哈

伊洛夫的改写版《白痴》。小说最初的书名为《弱智》，根据出版商的要求书名改为《白痴》。在电子版小说前言中米哈伊洛夫写道：“其主旨是试图不改变……任何东西，除了时间特征之外。”²结果是，新文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区别不大。因此根据 M. 扎吉杜丽娜的观点，这部小说的体裁比较适合认定为一种“升级”：“这个翻版中的文本完全是改写，在新的内容中情节凸凹，虽然小说闪光之处仍可以相当明显地感觉到。升级是一种对原长篇小说‘逐字逐句的转述’，完全略去了情节转折。情境有所改变，人物姓名和职业被替换，剧中人的行话被取代，原著的修辞色彩完全消失。……起初，读者还颇感兴趣，但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战胜了米哈伊洛夫……升级的所有企图遭到失败。”（Загидулина 2004: 218）

然而，小说的特色不容忽视。米哈伊洛夫小说中的情节发生在莫斯科及其周边的彼列捷尔基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情节发生在彼得堡和巴甫洛夫斯克）。小说的主人公萨沙·加加林如同梅诗金公爵被人称为白痴，米哈伊洛夫将这个词的语义场扩大，结果小说中出现了“傻瓜”“弱智”“怪人”“笨蛋”等 12 个同义词，不同人物用这些词语来描述萨沙·加加林的特征。萨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待人朴讷诚笃。他作为一名不速之客回到俄罗斯，在莫斯科结识了马卡尔·巴雷京、银行家番京一家人和平面模特娜佳·巴拉什科娃。萨沙的到来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期待可以用慷慨战胜欺骗的人最终精神失常，而希望可以在怜悯和欲望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最终走向死亡。小说中，某些重要因素在结构上被替换。例如，原来悬挂在罗果仁房内的小汉斯·霍尔拜因³的《墓中的基督》画像，在巴雷京的房子里变成了萨尔瓦多尔·达利的复制品《圣餐静物》。这一生硬的替换导致了对作品中该片段歪曲性的接受：达利的画无法像汉斯·霍尔拜因的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是流派和画风完全不同的两个画家，但是很多的对话实际上被保留下来。总之，作为一部升级版，该作品还是颇有趣味，但作为“翻版”却是不成功的，因为它不符合叙事体裁的要求。

2.4 费多罗夫的《初恋史诗》

叶甫盖尼·费多罗夫的中篇小说《初恋史诗》中的主人公的经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互文性联系。主人公参加编写政治宣言的结局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小组所经历的遭遇何其相似！此外，主人公对两重人格有着同样的癖好。（Федоров 2003: 51）学者叶甫盖尼·叶尔莫林指出了费多罗夫主人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费多罗夫的主人公感到自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雷同。似乎就是那个具有双重自我意识、无法甄别真诚和自我欺骗的地下人……一个卑微的主人公，一个愤世嫉俗的卫道士。”（Ермолин 2004: 172）与此同时，叶尔莫林还指出了两个主人公的区别：“费多罗夫的主人公原则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凸显主人公深刻的人生之存在的原则格格不入，使主人公感到压抑的并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感受到的生存意义的缺失和存在主义式的噩梦，而是更细微的概括性问题。费多罗夫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经验的公认力。”（Ермолин 2004: 172）费多罗夫以此体现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和接受：一方面，展示了伟大经典作家创作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则是追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形象和思想之发展轨迹。

此外，塔吉娅娜·辛佐娃的《揭露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种历史》、奥尔嘉·塔拉谢维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宿命之作》和德米特里·魏列索夫的《第三部笔记本》等长篇小说遥相呼应，迫使读者去思考当代俄罗斯小说之永恒命题和发展趋势。

2.5 辛佐娃的《揭露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种历史》等

1869 年俄国发生了以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为首的“人民惩治会”内部的暗杀事件。当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报纸上读到了这则消息，开始构思以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群魔》。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的原型是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历史上的涅恰耶夫参加过 1869 年春天的彼得堡学生运动，之后赴瑞士，在日内瓦参见

了老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创建反政府秘密组织计划来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组织“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宣扬无神论思想，主张通过冒险主义斗争策略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人民惩治会”最轰动的莫过于“伊万诺夫事件”。大学生伊万诺夫试图退出组织而惨遭杀害。伊万诺夫之死使得涅恰耶夫分子罪行及阴谋败露，涅恰耶夫本人逃往国外，1872年在瑞士被捕引渡回俄国，获判20年苦刑，后死于彼得保罗监狱。涅恰耶夫案件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关注。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勘探了伊万诺夫的死亡现场，旁听了1871年对涅恰耶夫的公审。《群魔》发表于1871年，直接取材于“涅恰耶夫案件”。涅恰耶夫成为小说中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被暗杀的伊万诺夫则是书中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

塔吉娅娜·辛佐娃的长篇《揭露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种历史》是一部描写革命者谢尔盖·涅恰耶夫冒险的传记作品。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涅恰耶夫是一个“魔鬼和骗子”。在辛佐娃的笔下，他被捕后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从那儿成功逃逸，在瑞士冒充成一个莫须有的俄罗斯革命委员会主席，获得了奥加廖夫和巴枯宁的信任及物质支持，来到莫斯科组建了“人民惩治会”阴谋组织。

辛佐娃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60—1880年间。基本情节展开地点为俄罗斯的莫斯科、彼得堡和旧鲁萨。书中主人公是一个“揭发者”——宪兵队第三厅上校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科罗科尔尼科夫。当时俄罗斯正处于革命前的复杂时期，为了减轻压力，秘密警察创建了一个以涅恰耶夫为首的激进革命运动组织。众所周知，涅恰耶夫是《群魔》创作的强大动力。辛佐娃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寻找“涅恰耶夫谜底”。她的这部长篇成功塑造了“另一种历史”。整个著名的“涅恰耶夫历史”是宪兵队上校科罗科尔尼科夫的一项“政治工程”。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史料中得知，大学生伊万诺夫的死亡以及被定罪的革命者家属的眼泪一直像大山一样压抑在真正行动的组织者科罗科尔尼科夫的胸口，来自法庭的回忆让他备受煎熬。

上校希望涅恰耶夫尽快被遗忘，没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出版了。上校大为恼火：是他造就了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他那儿“剽窃了”《群魔》的构思，而上校本人则被剥夺了著作权。怒火中烧的上校开始在作家传记和作品中仔细寻找各种隐秘，结果越找越多：他在内心深处明白，他身上有两个人在搏斗。第一个是忧郁的人，洞晓一切，他完全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连同其所有的光明面和阴暗面。第二个则是一个心胸狭隘和凶恶之人。上校倍感憋屈。他仇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才华，试图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一个伪君子、无神论者、骗子、赌徒、债务人和傲慢者，而且还是一个谋杀案的始作俑者，几乎等同于杀人犯……

科罗科尔尼科夫开始钻研《罪与罚》《赌徒》和《白痴》。他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侦探小说的背后动机是：为了摆脱邪恶的愿望，作者一定需要写出来。科罗科尔尼科夫毫不怀疑，小说所展示的一定是作者本人的经历，其中不仅仅有对虚构的矛盾和人物的想法和感受，还有取自于个人的真实情节。然而，作为涅恰耶夫传记的“编者”，上校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是以一名“涅恰耶夫分子”的身份写就《群魔》的，小说人物身上一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东西。科罗科尔尼科夫反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部长篇，足迹遍布彼得堡。最终，他喜欢上了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他、窥视了解他的秘密的甜蜜时光！正是科罗科尔尼科夫的“窥视”背后隐匿着辛佐娃这部长篇的实质。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可以“窥视”伟大作家的一切：苦役经历、癫病、轮盘赌、欲望。

当代俄罗斯作家对19世纪文学作品的戏仿并非是要借经典作家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对当今俄罗斯时代的现实做出特有的诠释。百年前，别尔嘉耶夫就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意义：“促成撰写《群魔》故事动因的涅恰耶夫案件，在直观上与《群魔》中所展示的东西

并非一回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说创作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展示揭示了最根本的原因。作家对眼前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他全神贯注的是……未来。由于其创作天赋和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在于，他展示了光明是如何在黑暗中燃起的。但是对于俄罗斯心灵，则更倾向于长期隐身在黑暗的自然力之中。”（Бердяев 2004: 89）

2.6 塔拉谢维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宿命之作》

奥尔嘉·伊万诺芙娜·塔拉谢维奇在长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宿命之作》中使用的并非作家创作传统中的真实素材。“现在我在构思一部巨著，书名是《无神论者》……人物是一个现代俄罗斯人，已不年轻，中等文化程度，没有官职，突然在上年纪后不再信仰上帝。……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写出这部最后的长篇，哪怕是死也值了，我一定要写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68年12月第一次提到对自己的创作新的构思。长篇史诗《无神论者》的计划是一个集子，内含由主人公形象串联起来的不下于五部的中篇，1869年末，该长篇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诞生了一个新的书名——《大罪人传》。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很快回到他这部文学绝唱的创作，并打算1870年秋天之前完成一部讲述涅恰耶夫的小说。在《大罪人传》的构思和形象影响之下，小说的未来主人公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成为小说主人公的斯塔夫罗金开始获得了大罪人的特点。1870年之后，作家信件中不再提及这部史诗性长篇，因为作家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群魔》上。塔拉谢维奇的这部侦探小说与突然出现的《无神论者》手稿有关。

彼得堡，在女作家丽卡·渥伦斯卡娅展示自己新的侦探小说时，记者阿尔图尔·克雷罗夫突然死亡。而这只是谋杀链上的一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未问世的小说《无神论者》手稿感兴趣的人（著名的法国出版商热拉尔·莫奈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研究专家斯维奇尼科夫教授）之后也相继死亡。渥伦斯卡娅经过仔细侦察，终于水落石出。杀手使用的是一种标准法医化学无法检测出的毒药。法医安德列·索科洛夫毫不怀疑，情报部门试图阻止小说问世，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一个世纪以后方被允许阅读的作家，这个案件发生前就已经规定了案情的发展。

小说中，永远酩酊大醉的刑侦人员加弗里洛夫逢人便抓，而真凶是被丽卡·渥伦斯卡娅找到的。对系列谋杀案件的报道燃起了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天之内又成为最时髦的作家。

塔拉谢维奇将情节锁定在彼得堡，进而塑造出这个城市的多面形象，并赋予其神秘性和日常性。宾馆招待员长相酷似吸血鬼；与此同时，就在隔壁，书市售书的是扎着辫子的现代男孩。偶遇的流浪汉据说是位哲学教授，每天早晨都会有一只白乌鸦敲击窗户，请求放它进入房间从果盘中取饼干。作者在与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未问世的小说相关的情节中充填了很多真实事件和文学想象。当代主人公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同样的问题。有时他们更是把自己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如憨态可掬的文学老教授，把自己想象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中给对面年轻女邻居写信的马卡尔·杰武什金，他呆萌地关掉灯走近窗户，为的是不让女邻居感到尴尬：“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起，什么都没有改变。穷人不能有自己的爱情。难道只能有怯懦的温柔和沉默的忠诚？今天晚上有什么可以告诉瓦列卡的呢？讲讲那个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天分的研究生？好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成了托尔斯泰。不，这个意思不大……我还是讲讲那个刚开始时髦起来的侦探作家的书吧。他也提及过陀思妥耶夫斯基。”⁴

追本溯源，凶手就是21世纪的拉思科尔尼科夫。他想出了一套关于生物种群的理论：既没有拿破仑，也没有人预见他会出现。甚至如果在政府官员中突然出现一个有潜力、有激情的人，生物种群就会动用全部的伪理论如水蛭般地贴上他，其宗旨就是要保护水蛭赖以存活

的沼泽地。目前情况下唯一能够出现的就是新拉思科尔尼科夫，他因憎恶而感觉濒临窒息，一心想着要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不会有人给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好的解释了。……需要炸毁这一生物种群。这样，雾霾才会散去，空谈才会停止，在重新出现的一片寂静中会响起天才作家尖细的嗓音……没有别的方式。生物种群聩聩愚笨，他们既不会听自己的，也不会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只能强迫他们照此去做。

在这个集子中，那些描写过去著名人物生活的章节在塔拉谢维奇的笔下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心爱女人的名义书就的。这些章节巧妙地再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讲述了作家传统中亮丽的篇章——与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的原型结识、彼得拉舍夫分子的阴谋、擦肩而过的死刑、流放西伯利亚，结识第一任妻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此后是作家的情人阿波丽娜利亚·苏斯洛娃和速记员，作家第二任妻子的安娜·斯尼特金娜成了故事的叙述者。为此，小说中大量援引了《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阿·苏斯洛娃的手记《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年代》和第二任妻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日记及其他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实际上是作家讲述的自传）在塔拉谢维奇笔下成为当代读者大众均能心领神会的神话和原型世界的组成部分。例如，经常会出现布尔加科夫的名句“手稿是烧不掉的”：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的稿纸飞入壁炉。安娜一下子感觉到了，醒过来如子弹般地飞过去将稿子从火炉中抢出来……

2.7 魏列索夫的《第三部笔记本》

在德米特里·魏列索夫的长篇小说《第三部笔记本》中，最大的秘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这部长篇中，作家的个人生活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剖析。彼得堡古董商丹尼尔·达赫习以为常的生活被晨震的电话铃声扰乱。来电者建议他收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三部带有作家情人阿波丽娜利亚·苏斯洛娃手迹的笔记本。达赫来到约好的见面地点，没有等到神秘笔记本的主人，但遇到一个与苏斯洛娃长得极为相似的姑娘。这究竟是一场恶作剧，还是一次神秘的巧合？为了寻找答案，古董商和这个神秘姑娘再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以往不无苦痛的经历。最终达赫搞到了这个笔记本。

阿波丽娜利亚·苏斯洛娃是一个优秀而又充满矛盾的女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杂志《时间》上刊发了几部中篇（其中一部是讲述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关系的《别人的妻子和自己的丈夫》）之后，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恋人步入文坛，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多部长篇小说中关键女性形象的原型，如《赌徒》中的波丽娜、《白痴》中的娜斯塔霞·菲丽波芙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格鲁申卡和卡捷琳娜。

在这位多情的人物身上有很多令人惊奇之处。这是一个为建立功勋就可以将一切置之度外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的女人。她一方面不愿遵循甚至挑战属于社会偏见的各项准则，另一方面又对俄罗斯民间传统和习俗怀有深深的敬意。各种矛盾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完美地并存不悖。

魏列索夫小说中的未尽之言、未完结话语以及隐秘于字里行间的意义与神话和现实、故事和史料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生成了一个关于作品受事的重要问题。苏斯洛娃的故事最终以她同一个激动得满脸通红的、个子不高、瘦骨嶙峋的大学生瓦西里的婚礼而结束。对作品读者来说，这个人物只是一名可怜的大学生，并非未来著名的哲学家瓦西里·罗扎诺夫。另外，这部小说的结尾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历史背景和情境的注释。在这些注释中，不乏枯燥的历史信息和某些稗官野史传闻。

3 结束语

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在其人生观与价值观上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自由和意义的新的感悟，其中的人物深刻感悟着“对意义的渴望”，并试图从个体对世界使命之认识

来汲取意义，主要体现在对自由的阐释上：一方面，自由作为最高精神价值受到推崇；另一方面，绝对的自由受到质疑。继而一种新的价值观被推至首位，作为探索自由之不可或缺的条件，即直面现实，植根于现实，在非自由的现实之中超越现实并建构有意义之现实。俄罗斯后现实主义作家在诸多方面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作为接受和解构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遗产因而获得了现代意义。作家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将他的创作视为包含了当代所有问题答案的源文本，娴熟运用伟大作家的文学遗产，努力拓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思想，以扩大自己作品的语义场并建构起评判艺术价值的新标准。

附注

1 “利莫诺夫”为笔名，原姓为“萨文科”。

2 <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Ithanca/3880/predid.html>.

3 小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年）德国画家，最擅长油画和版画，属于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系列肖像画和版画《死神之舞》。

4 <http://readli.net/chitat-online/?b=132791&pg=1>

参考文献

- [1] Бердяев Н. А. 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4.
- [2]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 [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2-1990.
- [3] Ермолин Е.Ф. ГУЛАГ. До востр [J]. Новый мир, 2004(9).
- [4] Загидуллина М.В. Ремейки, или эспансия классики [J]. Нов. лит. обзор, 2004(69).
- [5] Лимонов Э.В. 316, пункт «В» [M]. СПб.: Амфора, 2003.
- [6] Павлов О.О. Конец века // Казенная сказка: Романы и рассказы [M].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9.
- [7] Сараскина Л.И. Читать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значит познавать свою душу [N].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21.07.2003.
- [8] Федоров Е.Б. Поэма о первой любви (Исповедь бывшего диссидента) [J]. Континент, 2003(117).
- [9] 张晓东.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 200 周年：他是文学的喜马拉雅，却最“接地气” [N]. 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1-11-11.
- [10] 周启超. 后现实主义——今日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道风景 [J]. 求是学刊, 2016(1).

Dostoevsky in Russia Post-Realism Texts

Shi Ying-mei, Dai Zhuo-meng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to 21st centuries, Dostoevsky's works have experienced various forms of interpretations and acceptance by Russian post-realist writer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Dostoevsky's works is that they reflect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Russians. *Crime and Punishment* and *Demons*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to modern Russian literary creation, as they have

become the unique source code for plot expansion of contemporary novels and the most effective source of quotation, fantasy, and memory.

Key Words: post-realism; Dostoevsky; acceptance

作者简介: 时映梅 (1971—), 女,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问题; 戴卓萌 (1963—), 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3-12-13

[责任编辑: 刘 锐]